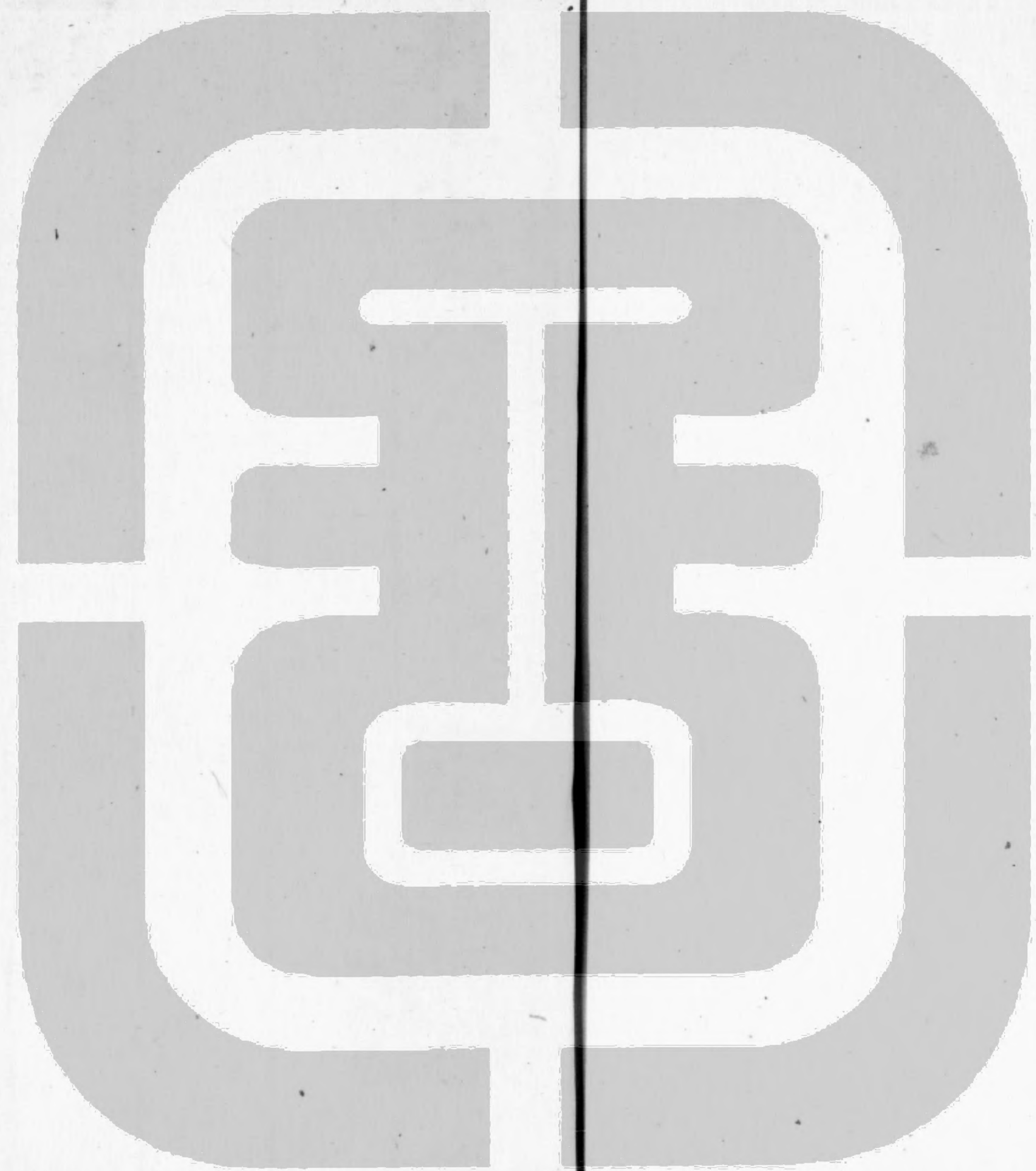


古文精粹 七册









古文精粹卷之八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為中書省乃上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鑒戒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

音壁君也

作福

書洪範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

為威

作威

為君實難

語為君難

主普天

之下

處王公

之上

任土

貢其所

貢其所

貢其所

貢其所

具察陳

其所

倡是故

恐懼

之心

目弛邪

僻



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  
受命拯溺亨屯平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  
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  
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  
君舉必書所以謹出警言而入蹕孫伏伽傳天子之居  
言行昭法式也也蹕禁者戒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  
肅蹕止行人之度而聲為之律史記夏紀禹聲勿謂無知居高聽  
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洛音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  
可縱縱欲成灾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  
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

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

勿貴難得貨老子不貴難得之勿聽亡國音記樂記

上之音亡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

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已聞之夏后據音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

淮南子記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什起魏志辛

昆傳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昆諫之帝不

答起入內昆隨而引其裾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

魏蕩蕩恢漢高太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

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  
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



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  
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  
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  
未形雖黈黈勅口反黃纒纒音曠塞僧入耳而聽於無聲選東  
峇客難冕面前旒所以塞聰蔽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  
明難纒塞耳所以塞聰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  
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  
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  
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

民懷其始末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  
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  
開羅起祝史外紀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面乃去  
者網入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一日二日念茲在茲  
惟人所召自天祐之易曰自天祐之詩諍臣司直敢告  
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敬齋箴

朱元晦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弗貳以二弗三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頃更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五箴

韓退之

人患不知過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



年髮之短者日益白牙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致致余今之時飽食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其時佐徐沮幕上張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

畏忌是人反以汝為叛公旋見默於穆州書以鯁言其辯也能容是反比為監察御史時論以為叛也大旱人飢評論激切為傾此時與李方叔等上疏言關西天下根本民急如臣李實所讒貶連州汝不懲耶而嗷嗷以害其生耶陽山令遂竄南夷多言以害此一身耶復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言也又無死而不死汝悔而何汝又何宜悔而休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



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無其善而不觀其道或不觀察無悖而惡無悖而

無悖而不詳其故或不詳察夫人前之所好今見

其尤今反見其罪過從也為比順從之則為私捨也

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滅之今又見其善行從也為愧

始從之則未免有捨也為狂狂而捨之又失之惟讎

惟比維者思也想其為讎之不可惟狂惟愧既思其狂

亦為非愧之於身不祥其於身也為不知於德不義不

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

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汝不足者急於人知心內不足者常需然有餘使其

於中者所積沛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

無聞病其曄曄徒曄曄以自擢也昔者子路惟恐有

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

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

欺欺以賈憎反所以賈其憎揜以媒怨引他人之怨

汝曾不寤以及於難難而於患小人在辱凡小人之或

於卑辱亦克知悔悔亦能知其非及其既寧已脫而既



安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或不顧禍亦宜然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此篇不上百字曲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尤的切

山不在高有僊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克己銘

呂與叔

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

此兩句起謂人

胡為不仁我則

有己物我既立私為

音汀田區也

畦

音携田

勝心橫發

擾擾不齊

此第二節論私心之擾擾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

驕作我蝨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

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

克窘吾室廬婦姑勃礫安取厥餘

此第五節未克之私

亦既克

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

仁第六節言克己以為仁

癢痾疾痛舉切吾身

此第七節論人一體照起句



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第八節因  
勸以自

西銘

張子厚

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  
庸東曰矜愚西曰訂頑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

天地之帥吾其性乾健坤順此天地之性為氣之帥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最貴者馬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乾父坤母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故曰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



似而不違矣。知化則善述其事。孝子善述人之事者，故謂之肖。非天地之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矣。此所以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孝子善繼矣。所謂善述其志，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此不

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

顧養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事天享地者至矣。禹

為伯繇之子初繇為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性者萬

崇伯故指為崇伯子穎考叔及莊公則所

非有我之得私故育英才如穎考叔及莊公則所

以永錫爾類者廣矣。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請遺母

羨以起莊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

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不弛忘無所逃而待

其勞役而天心悅豫焉則亦天之順也無所逃而待

烹者申生其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

則亦天之申生也。申生晉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太子也遭驪姬日讒毀而死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

賤憂懺庸玉玉之成器琢之磨之用力極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

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

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

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穎子之貧而不改其樂

則懼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

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

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



得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言之過者非其  
心之本然也動  
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  
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  
改過遂以為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或者謂出於  
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  
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  
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  
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  
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  
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

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

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音睿利也墨次之

硯鈍徇因反不利也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

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

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此方轉入正意歸本身上以鈍為體以靜

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

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

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

其然是以能永年

魏文貞公笏銘

孫樵



大中六年

唐宣宗時也

詔出文貞公笏

詔出文正公歸

其孫丞相暮

魏證五世孫名暮字申之宣宗朝暮

孫樵請銘其笏曰

時孫樵請為銘其

靈豸薦角

靈豸神羊能分曲直之獸御史取其皮為

靈豸薦角

比干獻骨

比干商之忠臣以諫而死有骨存

二者皆合以憤烈

此二物憤激英烈

在公為笏怒

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裂

西兵太華山之大者

笏

不可折柱天不反

柱穹昊之天而天不

指日不食

昭指

昭之日而日不蝕

標儀條臆

標其儀矩則秉之必端

書於起梗開直

于以開示其正直

噫諫舌切切上磨

帝缺

缺上可以磨帝王之

不逆不拂

不為逆耳不為拂

笏則公笏

為文正公之笏是則

緊拱折列

緊拱折而就列

但能秉諍舌不發

諍舌常結而

膠榮領餼

膠固而守

凡領受鼎

下偷上悞

下曾為偷安而不諫上之人乃

非公之節

凡此之人非如節孰為公笏

則亦孰可以為

明州新刻漏銘

王介甫

戊子王公

八年王德用

始治于明

德用始蒞治于

丁亥孟冬

先是一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

之事謂屬

縣宰自稱曰屬人

嗟汝予銘

謂荆公曰嗟汝自古在

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

而弊也

人亡政息其政謂何



弗棘弗遲弗棘謂不急而躁弗遲謂不緩而君子小  
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齊國風謂東方未  
倒之自公召之所謂自人君之彼寧不勤被羣臣寧非  
所來而召之所以急朝也勤於從事者  
得罪于斯斯字元作時恐重上酌謂反以大厥荒懈  
廢厥有人焉為荒亡為懈怠乃政之疵是又為政之  
嗚呼有則謹哉維茲惟茲其中惟茲時而酌其中不  
俾我後思使我後之臨政者  
秦坑銘

秦術戾儒秦任法術而不任道厥民斯酷儒以道得  
其酷烈也病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秦坑不復  
秦術戾儒秦任法術而不任道厥民斯酷儒以道得  
其酷烈也病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秦坑不復

仇而天為儒祀而家秦滅其國之祀而儒家秦坑儒  
儒以復仇坑吾儒耶而儒坑秦耶儒坑秦者謂吾儒  
耶秦集能坑不可坑也儒坑秦耶儒坑秦者謂吾儒  
坑秦反能以坑秦也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鍾山在郡北其久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  
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適北山孔先生乃  
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  
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假山靈也馬烟驛路勒移山庭夫  
以耿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  
青雲而直上上聲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



外芥千金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表

之舜猶脚行而脫，徒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而傳

薪，音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初今楚直

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

絲也，翟墨翟朱揚朱也，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

黑，乍迴迹以心染。暗說或先貞而後黷，音獨何其謬哉。

嗚呼！尚生不存，尚長仲氏既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

誰賞世有周子，謂雋祖充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

史，然而學道東魯。莊子魯君問顏闔得道人也，使人

此類闔之家，與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怒曰：所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

則亦不可習隱南郭，莊子南國子綦隱几而竊吹草

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

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嵐許由，應上

二傲去百世蔑滅音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

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

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

河而涓子不能儔，涓子齊人，餽及其鳴騶入谷，鶴書

赴隴，鶴頭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

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音亢塵容而走俗狀，應上後

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音燕而下，愴下字望林巒而有



失顧草木而如喪

去聲至其紐

音金章綰黑綬

金章銅印也漢

書秩六百石以上

者皆銅印黑綬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於海甸

音甸

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

頻

法筵久埋敲

扑誼囂

五高反

犯其慮牒訴空惚

惚惚苦也惚俗作惚

不

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論

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架卓魯於前錄

後漢卓茂廷密令吏不忍

欺魯恭拜中令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漢書內史武帝更名

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翼主爵中尉更名左扶風是為三輔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注九州之

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

礪戶摧絕無與歸石迳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飈入幕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

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蘭蘭佩也

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謂慨遊

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歎

非林間之愧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首陽山也乃周子之愧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

浪棧音異上京雖情投於魏闕官門也或假步於山扃豈

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

躅厨玉反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

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

為汚乃臨宜扃袖幌掩雲關斂輕霧歲鳴湍截煎來

池而洗耳



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賸膽疊穎音怒 魄或飛柯音哥枝 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 駕為君謝逋音逋 客俗士逋客蓋

吊古戰場文

李華

形容戰場悽慘之情 溢於言意之表也

浩浩乎平沙如垠銀負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音 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 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音 三軍 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 聞夫齊魏徭徼音 戍音 庶荆韓召募音 募音 廣求兵也 萬里

奔走連年暴露暴蒲卜反言暴於 沙草晨牧河水夜

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音 益音 意不溢也 誰訴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音 斁音 無世無之古稱戎

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竒竒兵有異於仁義

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

伺音 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子楚

重伐吳組甲三百破練三 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鉞千注漆甲戌組文縛抱也

音簇天 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音 搏音 山川震眩聲折

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胫

堅冰在鬚鷲音 鷲音 鳥休巢征馬踟躕音 躕音 繒音 繒音 粗者續音 續



細之者無温隨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

以相剪屠徑截輜重重用反。軍裝什物。雜用載之曰輜重。橫攻士卒

都尉都尉軍門之官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

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

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迫也。子六反。兮生

死决降枕音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薄卜反。沙礫鳥

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錫音冤冤結兮天沉

沉鬼神聚兮雲霧霧莫狄反。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

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李牧趙良將。用趙卒

大破林胡胡名開地千里遁鈍音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

丹力痛敷音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音獫允北狄名。北

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旋音飲去聲至策勲和樂洛音

且閑穆穆棣棣弟音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

毒生靈萬里朱殷鳥閑反。血變赤黑色。左成公二年左。朱殷注。朱血色。久則殷。

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叶韻。平聲。蒼蒼

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音舊。其

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悄悄音淵。憂思貌。或。

作始。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音宜。天地

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



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柰何守音  
在四夷左傳全句

古文精粹卷之八

古文精粹卷之九

後集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蜀人為漢宣帝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叙第一節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神仙故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事末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荷負也旃纒也被服也純綿纒也



帛也言夷狄服海服者則難論繒帛之麗密也羹火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

牢之滋味食藜藿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

此二句謂賤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足以塞去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其愚心而抒

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

已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

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夫賢者國家

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

越砥斂其鍔干將劍名樸劍未理也先燒劍令熱清

也鑄劍人也良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筆泛塵塗猶

揮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筆掃於路塵如此

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也則使離婁督繩

則使離婁督繩離婁古者也公輸削墨巧公輸古之雖崇

臺五層延袤音茂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

使上之所術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

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

賢臣之效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

行膏喘川上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

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病倦不肖之人及至駕齧



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良韓哀旦王良馬名王

轡也縱騁音逞馳驚音務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者

沒過都越國蹶音句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追奔電

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音聊哉人馬相

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

者國家故服締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於六襲

音習狐貉涸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楚亮何則有其

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

備也故國有賢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音易海

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嘔喻喜悅貌受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

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周

吐握以禮賢士故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桓公好賢公必風興設庭燎之火以由此觀之君人

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主人臣亦然昔

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度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惘苦本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音遂又

非其愆音牽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

自鬻音育甯子飯上牛離同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

困於屠牛鼓刀百里奚為晉虜而賣之秦以五幾皮贖之甯戚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罹此不



遇之 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

聽進退得閱其忠任職待行其術去卑辱與潔音而

升本朝離去聲蔬音躋音釋音躋音而享膏梁言賢人既遇聖

以祿食故去卑辱幽汗之事以升用於朝也剖符錫壤離去蔬食釋去躋履而食滋味衣朝服也

而先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稅音士以上論人故世必

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

而致雲喻君之所以感召其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喻賢人待

明君而後仕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臯音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音遞鍾逢門子

變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變弓

亦未足以喻君臣之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

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

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

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音德與

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

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



年何必偃仰屈信申音若彭祖虛噓呼吸如喬松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上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引援毛詩證結無有斷策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年號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

子幸蜀皇唐明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乃靈州肅宗

立與篡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天子立則其年復兩

京長安上皇還旋音京師天子退位於戲前代帝王

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

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音兵毒亂國

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

唐繫烟奚反睨音義側我皇匹馬北方獨立靈武在

一呼千麾揮音萬旗同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

蕩攘群兇復聲去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

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關天開燭音消除妖灾瑞慶

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歷叙中興恢復

功勞位尊忠列名存澤流子孫論功烈盛德之興山

高日昇萬福是膺論唐盛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



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齋論浯溪之石可磨可  
鑄刊此頌焉何千萬年論刊頌之可永傳於後世

### 酒德頌

劉伯倫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酒常携酒自隨使人荷鍾從之云死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高  
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  
其餘有貴介公子搢音晉紳音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  
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法

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先生於是方捧罌承糟嚼  
盃漱醪奮髯踣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  
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庭之聲孰視不見泰  
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  
擾焉如江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音贏贏音裸之與  
螟音明蛉音零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此虫言見之  
微小也

### 傳類

###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自著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與吝同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

齊人清介之士

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

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

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音縷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

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

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

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

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

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

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

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



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蔣音侍更種也亦音時也若子其置也

若棄近曰子之非難棄之為難非真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

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所能碩而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其能蚤而蕃之也應上文碩茂蚤實與蕃之

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音亦更也其培之也若不

過焉則不及焉其性不順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

憂之太勤與前相反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

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

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

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

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

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

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

繰掃而緒蚤織而縷音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如此便煩擾了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饗殮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

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

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史記秦昭王因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



者能為雞鳴於是  
群雞皆鳴遂出關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  
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  
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一轉筆力健

**碑類**

柳州孔子廟碑

柳子厚

此篇規模尤好謂聖人教化及於遠處所以為尤重初焉起句便有意味次論柳州之夷俗難化然後論唐德化所及又論聖貌之所成然後兩句結本意照起語却論廟以見聖化之無外禱之以神設教之旨未

四句論禮典尤不費辭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推髻弁裳

西漢傳云西南夷皆椎結禹貢曰島夷卉服 攻劫鬪暴俗不近王化好相

戾專以勇 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于有國至我唐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分天下為十

南道列置州郡大者為都 咸若采衛昔與五服諸侯

督貢賦版籍著于令式 一變椎髻弁裳之俗而為冠帶不為

相若 冠帶憲令攻劫鬪暴之事而遵有唐之憲法號

馬 進用文事不為武勇之技稍稍進用禮文 學者道

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折旋辟乃辟明先生名無諾唯 中州之士時或病焉



此一節論聖化之及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  
元和十年八月唐憲宗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

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莫薦法齊時事

將以時而舉三獻法祭法也祭法已整齊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

官衣布乃合聚初獻官亞獻官終獻官禮服之衣布也洎于羸財及于制

以財集取土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

王宮正室成此段論廟貌之新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群

吏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門

人猶惑聖言今夫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于是邦

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

炳然臨而象之乎此用居九夷事以見聖化之無外惟夫子以神道

設教思惟夫子以神道我今固敢知欽若茲教以寧

其神追惟堂誨追奠泝泗之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

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此段禱以神道設教之意申陳嚴祀

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此未兩句論典禮有碑尤不費辭

孔子廟碑

皮日休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

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

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然天之氣運地之氣升以一寸之葭管先備知其氣

候如十二管以葭灰實其中候十二月之氣測景以每氣應則灰為之飛則天地之廣可料也



尺圭日月之運行若難測矣然周官以土圭之法測

長咸可知馬則日航大以一葦謂淮河廣一葦航之

月之明可料也航大以一葦謂淮河廣一葦航之

舟亦可以橫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日月雖

渡而航遠矣設險而不亡其險一葦可通是

遺微四海不大不能亡其險設險而不亡其險一葦可通是

以航之矣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

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

浸之所及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

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

道未可詮其有物至若彼道家者流本尚虛無而夫

道家以無物為宗則未可言其有物矣而儒釋未可

道則全有物之天非道之死形者可擬矣

證其無生意蓋謂釋家之法多以不墮輪回為功而

子以不生不滅為說則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

未可驗其死生之應矣

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

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

柳州羅池廟碑

韓退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

輕薄之也夷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

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



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  
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  
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  
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  
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猪羊鴨雞肥大蕃息子  
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  
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以男女質錢濟貧久  
猶今之雇僕妾者不得贖盡沒為隸則盡沒身為奴  
婢使令之人也我侯之至案國之  
故以傭除本以其傭雇之資而除其所質之本錢  
猶今得其力役則不得復收本利也悉  
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

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

柳侯

嘗與其部下  
將其三人者

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

若等好也

與汝等相好  
謂相善也

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

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  
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

羅池其月景辰廟成

景辰即丙辰也

大祭過客李儀醉酒

李姓

名儀而醉  
酒無籍

侮慢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

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

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

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



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

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船有兩旗蓋廣南風俗也此喻柳侯有道齊時可作舟楫

有挺挺不凡之氣象也度中流兮風泊之方度中流風擊而泊之于岸以喻柳侯方

升內禁忽貶永州司馬又徙之柳州馬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

兮入廟慰我民兮不頰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

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

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

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

無乾杭絲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

自今兮欽于世世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闢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故申呂自嶽降詩崧高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申傳說即申伯呂乃姜氏即甫侯也

曰殷高為列星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

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

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

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



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四不

力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

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

異端並起曆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

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

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愈傳贊

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道濟天下之溺

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

每言原道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忠犯人

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拯濟人心之溺

主之怒上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潮州而勇奪三軍之

師之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

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河所

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

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

若亦則無事矣會元翼追此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

亦潰圍出廷湊不敢追此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

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

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

山之雲愈有謂衡岳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感通須臾靜掃衆峯而不能回憲宗之感能馴鱷魚

出仰見突兀撐清空而

鱷音岳魚之狀龍身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丈發火

尤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

以尾擊之食如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昔曰惡溪有

象之任鼻也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昔曰惡溪有

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而不能弭皇甫

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鑄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

且內移改來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能信於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

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

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文潮州請置鄉校

今此州戶萬有餘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

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

徒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專勾當州學以督生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

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

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

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

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

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

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

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

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音薰蒿悽愴若

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

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古文卷九



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于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音決雲漢分天

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兔瓜牽牛為人性其比織女織女牽

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

經曰七色夜光雲錦裳濁世掃粃比糠音西游咸池略扶桑離騷飲余馬

扶桑草木衣音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

籍湜走且僵皆從韓公游滅沒倒景不得望服處

在日月之上照故其景倒作書詆佛譏君玉謂佛骨表

胡人死已枯朽之骨凶穢之余宜入禁宮

乃群等力救解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

英皇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侶也山有九疑山在零陵

侶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祝融祝融

元驅海若藏湘靈鼓瑟兮今海若舞馮夷皆海神

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鈞天謂中央曰

慶四年敬宗為之感傷也謳吟下招遣巫陽

嘔吟此詩招文公之魂暴音牲鷄卜羞我觴於

餐荔丹與蕉黃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

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然下

麟容齋隨筆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

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



廢

表忠觀廟碑

蘇子瞻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

熙寧乃神宗朝年號資政殿大學士右諫

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

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

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

始起鄉之民義兵也

破走黃巢

破大

巢兵使之退走名聞江淮復以八郡兵討劉漢

再以八郡之民義征

宋劉漢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

董至昌以越州反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

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

州李景據福州仁佐破兼取其土地也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

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既破李景又迎周世宗之兵其後卒以

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梁唐晉漢周是為五代天下

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固有子遺無得遺者而

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治鑄於山取地產之實熬煮於

海取為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

獻相望於道其貢獻之使相望於道路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

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



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

南負其險阻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

劉氏劉崇改名昊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

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

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于大宋請視其去國如

去傳舍傳舍郵驛也吳越王視弃其有功於朝廷甚

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東漢竇融以河西諸郡之光

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祖父墓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

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

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

祠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

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

付其院之淨土寺僧曰道微使主歲各度其徒一人

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

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終久不

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宗神

降詔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

其請安茗水出焉茗水自天龍飛鳳舞萃於臨安

天目山龍飛鳳舞萃於臨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

從頭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



誓江錢王仰天月星晦蒙月星為強弩射潮

指江而誓江海為東江海由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奄有吳

越金券玉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虎符龍節大城其

居包絡山川山表嶺川左江右湖左有長江右有西湖控引島蠻制

海島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其風采擘然

玉帶毬馬以玉帶袴馬而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

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

忠厚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

祠墳母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然新宮匪私

於錢唯以勸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

刻文

辯類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

弟於唐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

喜以告周公對曰天子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

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

於晉周公於是遂封唐叔虞吾意不然難王之弟當封

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



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

為之主其得為聖乎說難辯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

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難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

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自

有不辜止何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音

若難得倒處也此幾句却而況以其戲乎若

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好破得吾意周公輔

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

失而為之辭好意思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

然急則敗矣策警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

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音者之事非周公所

宜用故不可信結策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或曰封

唐叔史佚音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

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

諱辯

韓退之

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

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他日舉進士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  
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  
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烏蒞草名詩音義之類是  
也記曲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  
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兩丘與蒞也偏謂二名不  
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  
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有議夫諱始於何時作  
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周公  
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孔子不  
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

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嫌名桓公

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書曾參之父

名哲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

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  
故因以其字呼之入去其伯字呼為杜

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

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音治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

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澣音虎勢秉音丙飢音箕

也濟近代太祖廟諱勢近代太宗廟諱惟宦音患官宮妾此

官段盡是不諱名事再用官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為觸



犯

抑士

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將要收歸周孔曾參子且

問起何所法守句

已含周孔曾參意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

家之典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

譏也

收意不衰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

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去聲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

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亦以人情反說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

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警則是

宦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古文精粹卷之九



